

爱不必说抱歉

「台湾」 姬小苔



I241
1511

爱不必说抱歉

姬小苔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叶曙明

封面设计：林楠

责任技编：洪锦怡

爱不必说抱歉

〔台湾〕 姬小苔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顺德桂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70,000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册

ISBN 7-5360-0647-0/I·591

定价：3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电影明星乔逸是一个家庭悲剧的产物，他从小跟着养母从台湾到香港生活，二十年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为了寻找生身父亲，他投身电影圈，在影片《琴韵心声》中担任男主角，一炮而红，成为千万影迷的偶像。然而，他却患上绝症。在和死神的赛跑中，他向自己的亲人、朋友付出了全部的爱，他也终于得偿心愿，回到台湾找到了自己的父母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想到，他的父亲竟是一个完全残废的植物人，而母亲却是国际知名的亿万富豪……

几十年的恩恩怨怨，终于一笔勾销；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成为过眼云烟。天地之间，只有爱是永恒的……

序 幕

“他们来了。”

管家锐利的眼睛离开了监视屏，恭敬地转向身后，对坐在靠窗皮椅的老人说。

“让他们进来。”老人冷淡地从棋谱里抬起头。

萤光幕上的花园栅栏外，有个妇人牵着小男孩站在那儿，他们谦恭但并不卑微，只是耐心的等候着。

一只在绿篱上翩翩的蝴蝶牢牢地吸引住小男孩的视线，然后又跟着它飞到了池塘上，那儿漂浮着洁白的睡莲。

整个花园的气氛安静得像在水中踏过的云朵，高大的绿松在碧草上投下幢幢阴影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香，修砌成烛台型的泉水迎着阳光喷溅出和虹般的水珠，交织在一起宛若一片密绸，但顷刻又纷纷坠落。

岗亭警卫腰间的无线电响了，然后警卫按下电动按钮，门开了。

妇人带着孩子穿过了静悄悄的花园，他们看起来和四周很不相称，尤其是穿着，甚至比仆人还寒酸——为了配合“离园”优雅的景观，这儿的工人制服也是由名设计家设计的，俊挺神气，成了离园的特色之一。

但这特色，跟离园其它的豪奢，都渐渐失去了昔日光辉，因为曾经兴盛过的家，只剩下这个老人了。

他仍是全国高额纳税人的前几名，这神秘的富豪，如今老得只能用成群的仆人，和满布在离园内外的电子监视网来保护自己。

老人望着窗外，平放在黑檀木嵌螺钢的古董桌上的手有些发抖，但他很快地就恢复了平静，重新拿起那本棋谱。

小男孩和妇人走上了通往主建筑的石阶，阶上青花大瓷钵里的四季海棠开得正盛，红艳艳的小花迎着碧绿的瓦椽，发出初夏的头一种气味。

男孩的一只手紧紧牵在妇人手里，他不超过三岁，却有一脸坚毅的表情，看得出来，他有些被这个过于华丽的花园给弄迷糊了，但他仍竭力自持，不让自己东张西望，信任地随着妇人往前走。

穿过花香浓郁的长廊，他们在门口停住，仆人把他们领了进去。

雕着唐草牡丹的黑漆木门开了，男孩正在讶异满屋子怎么都是书时，妇人放开手，推他向前。

他这才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他前面，像山一样地挡住他的去路。

小男孩吃惊地仰起头，看着这个老人，他有股不容人侵犯的威严，花白的头发，高耸的眉毛，深不可测的眼睛露出古怪的神情，但是他身上有种好闻的气味，小男孩认得这是烟斗。他们还在香港时，妈妈做工的那个何家爷爷就常常吸，味道像烧焦的巧克力，何家爷爷对小男孩很好，有时候他吸雪茄时，总把上面那个金色的指环型商标给小男孩，过圣诞节时还送他们母子礼物。小男孩于是很有自信地跟老人笑了笑。

“我路过这儿，老爷，我想也许你会想见见他。”妈妈说。她的声音平稳、庄重，就像她的人。

她说谎！小男孩想，他们不是路过，事实上，他们从香港来好几天。但他是个有教养的孩子，他像蛤蚧一样紧闭着嘴。

“他的眼睛——是蓝的。”老人打量着他，这才有些惊讶地说出第一句话。

男孩抓住了他的一根指头，一股暖意传了过来；也许他会跟何家爷爷一样抱抱他，把雪茄上所有的金指环都给他！小男孩满怀希望想。

“像他爸爸，但他其它的地方都是中国人。”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，小男孩回过头。

“唔！你寄错了相片，你应该寄彩色的，而不是黑白，好让我看得更清楚些。”老人说。

“我已经尽力了。”妈妈的头低了下去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尽力教他如何做一个——中国人。”

“这样合适吗？”老人疑惑地看着孩子。

“我不知道，可是那边——也不接受他，所以我想——”

“不！他不能待在这里。”老人的声音又恢复了原先的响亮和威严。“我不管你怎么教养他，带他走吧，以后也别再来了。”老人抽出被小男孩握住的手指。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“等等！”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：“你去找洪律师，他会帮助你。”

孩子坐在门槛上，正起劲地在玩，乔云一边用力涮洗着中午宴会撤下来的油腻盘碗，一边留意着他。

很少孩子会像他这么乖的，他可以一动不动坐好几个钟头，小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也可以一玩就是好几个钟头，一点也不觉得累，但他总是安静的，不吵人。

这也许是他孤独惯了的关系。

他没有朋友。

一方面是他那双蓝色的眼睛，一方面也是乔云不准他随便出去，她怕有人会欺负这个可怜的孩子。

尽管无论是谁看到他都会夸他乖，但紧接着，总是一声叹息，而那声叹息也总把乔云给叹得心虚。

“这孩子——好好的孩子，眼睛怎么会是蓝的呢？”

乔云也总是要红着脸一声不吭掉过头去。

她不怕人家疑心她做过什么，她只怕人家认为孩子不是她的。

到现在，孩子也只会说广东话，她从不教他说国语，如果能不回台湾，她情愿带着孩子老死在这里。

最近有人给乔云介绍另一户人家，据介绍的人说，何家人口简单，除了两夫妇以外，就只有一个老爷爷，孙子在外地留学，到时候她去上工，没人会嫌这个孩子。

乔云把冲洗好的碗盘分门别类地放进了烘碗机，中午的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，夫人的午觉不到下午四点绝不会起来，趁这个空档，她可以喂孩子吃饭了。可怜，他到现在还没吃午饭呢。

“乔逸！”她在电锅里盛了两碗饭，把孩子叫了过来。

孩子很听话地立刻来了，随她在桌边坐下。

“看你那双手！”她皱起眉：“去龙头底下洗洗。”

乔逸去了，厨房水喉太高他摸不着，可是他不声不响地搬了张小椅子，灵巧的模样使乔云的唇边漾开一丝笑。

两年来，她换了好几个东家，做不长的原因还是出在乔逸。

若他是黑头发黑眼睛倒也罢了，那一双蓝眼睛跟着她这个下人走，怎会不吃亏？她只有忍，但为了孩子的自尊心，到了不能忍时她就拔脚走路，幸好孩子乖巧，从不给她惹额外的麻烦。

“妈！”孩子吃到了一半，忽然抬起头来。

“小美有爸爸，阿华也有爸爸，我爸爸呢？”

乔云悬在半空的筷子一下子吃惊地停在那里，可是孩子的大眼睛仍天真地望着她，她过了好久才勉强开口，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她没好气地说。

“小美的爸爸是园丁，阿华的爸爸是邮差，他们都问我，我的爸爸呢？我说要回来问妈妈。”乔逸才两岁，可是他说得有条有理，而且非常大人气。

“他们不是好孩子，以后不要跟他们玩，听到没有？”乔云生气地搁下碗筷。她很早就有准备孩子有一天会问她要爸爸，但没想到他现在就问，了，老天，他才两岁大呀！一阵烦

恼涌了上来，她真情愿他还是那个不会坐不会跑，只会乖乖睡觉，醒了吃奶饿了哭的小娃娃。

“爸爸呢？”乔逸一点都不懂她的心事，还睁着大眼睛看她。

“死了！”她脸一板，孩子委屈的低下头去，嘴一瘪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还又怕她看见，一边掉泪，一边多使劲地嚼着饭粒。

乔云的心一抽，她好后悔对孩子这么凶，这两年来，固然为孩子受了不少罪，但他也带给她从未有过的快乐，他让她如愿以偿地做了母亲，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

“好了，别哭了！”她掏出手绢，扳起他的小脸，把静静流着的泪擦去，“是妈妈不好。”

“什么是死？”

“就是上天堂去了。”她心烦意乱的解释。

“哦！”乔逸不哭了，“他在天上会看到我吗？”

“会！”妈为了加深他的印象，半恐吓地说：“他现在就在上面看着你，如果你不乖乖吃饭，他会教你肚子痛。”

乔逸立刻大口大口扒着饭，一边敬畏地由厨房窗口看外面那碧蓝如洗的广阔天空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在喝汤的时候又问：“可是我们坐在屋子里面，他也看得见吗？”

忙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下了工回到后面的小房间，乔云忙着烧水给孩子洗澡，等他乖乖刷过牙上了床，都已经快十点了。

乔云坐下来，趁着水热给自己冲了杯茶，她今天可真是

累坏了，乔逸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逮着她就问一个问题。

他患了“爸爸热”，一下子问她，爸爸有多高，有多壮；一下子又问他长得像谁，最让乔云心痛的是他临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。

他本来都已经闭上眼睛了，但立刻又张开了来，又怕她生气又止不住好奇地小声问：“爸爸的眼睛——也是蓝色的吗？”

乔云难过得直想搂紧儿子，教他别再问了，这么多的问题，她一个也答不出来。

喝了茶之后，她的疲倦渐渐消除了，意识也比白天任何一个时刻都更清明，她忽发奇想的开始在脑中编织出一个男人的形象。

那个人不太高也不太矮，不太胖也不太瘦，有一双世界上顶好看的蓝眼睛，还有两排洁白的牙齿——他饭前一定洗手，饭后一定刷牙；他一笑就会有有一个小小的酒窝，这点乔逸跟他一样，只不过乔逸的小酒窝在右边。

等到她自己都有点相信世界有她描绘的这个身高一米七，体重一百三十磅的男人存在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

她看到外面的黎明，还有些疑心是路灯的亮光，待她推开窗，才发现那真的是晨光，只不过挤在大厦之间，连太阳都觉得十分狭隘。

她看着看着，忽然满眼都是泪。

她当初只是凭一股血气之勇，接受了这个孩子，但真想靠一己之力把他带到成人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一切，只有靠老天爷慈悲了。

她在粗糙不平的地面上跪了下来，诚心诚意地向她的神祷

告，盼它赐她健康的心灵，再劳苦也不疲倦的身体，和和蔼的态度，与完全能保护孩子的智慧。

太阳光射进窗子里了，她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只虔诚的敛着眼眉，谦卑的匍匐，但这豆腐干大的房间终究太小了，阳光很快地又走了，屋内恢复了原有的阴暗，但阳光移上了她的脸，抚慰着她敬拜着的身体，那份安慰与温暖，好像在应允她的要求时，她是一生也不会忘的。

孩子就在这时醒了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了母亲慈祥的笑脸。

乔云离开原来的东家到何家去上工时，何家的夫人本来不同意她把孩子带在身边的要求，可是何家爷爷是个爱孩子的老好人。

“让她带来吧！”他对媳妇说：“家里这么大，不会碍事的。”

但当他看到孩子时，倒也着实吃了一惊。

乔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，如果这是企业家的外孙就不会有人这么瞧低他了，但落在她身上，偏偏就这么倒楣；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上流社会与她这个下人，双重标准的差别就会这么大。

然而她绝对不会服这口气，待孩子大了，她一定要尽一切的力量，让乔逸受最好的教育，她更要让他摆脱命运不幸的安排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。

何家爷爷本来对她的过去还抱有怀疑的态度，但当她在何家工作了一个月后，他就对她的勤奋，自爱自重有了更新的认识。

乔云本来的工作是负责监督内外的清洁工作，当何家爷爷信任她后，就派她到他的书房来，替他找书、复印资料，但最重要的还是提醒他按时吃药。

何家爷爷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由于他老不爱吃药，已经气走了好几个护士了，在这真空的时间，夫人希望乔云能接得下这份工作。

但最有办法叫他吃药的，还是两岁的乔逸，他只要一手捧着药包，一手端着水杯，迈着他的一双小腿，摇摇晃晃的走到老爷爷面前，老爷爷就会心花怒放，然后乔逸把药包举起来，尽力凑到他的鼻子下，只要说上一声：“爷爷吃！”老爷爷就会笑呵呵的服下。

夫人看在眼里，当然十分喜欢，但她也特地吩咐乔云，要乔逸称呼爷爷为“老太爷”。

“乔逸不能叫他‘爷爷’，别人听了像什么话！”夫人是典型的大户人家，对尊卑主从向来不马虎，她认为治理一个这么大的家，就像是管理一个国一样，最重要的就是规矩。规矩一废，没有了尊卑主从，那不天下大乱了吗！

乔云相信儿子一定会出人头地的，她对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。乔逸生性乖巧聪明，善于观察，记忆力好，理解力也强，小小年纪，连笔都还拿不稳呢，但在她每天下工后的辛勤指导下，已经会背好几首唐诗，会写二十六个英文字母，甚至会做两位数的算数，而且很少出错。

何家爷爷对这孩子也有贡献，他自己是个音乐迷，尤其是华丽的巴洛可音乐，依他自己的说法就是：“一听到那强弱分明又富于戏剧性的音乐，不管年纪多大，都会为之热血沸腾。”

他常常不厌其烦的听以豪华宫廷为背景的法国歌剧，一听就是一整天，只要老爷爷开始放流里的作品，乔逸就会乖乖的坐着，和老人一起欣赏，那聚精会神的模样，真使人怀疑他是天生的欣赏家。

教导孩子听巴哈及韩德尔·海顿也是老爷爷的启蒙，乔云发现他是有计划的一步步引导孩子进入音乐殿堂时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他年纪虽小，却是我的知音。”老爷爷这样说：“我那些笨孙子，没一个比得上他的，他们全都没有何家优秀的遗传。”

乔云很怀疑真正影响一个孩子的，究竟是遗传还是环境？也许，乔逸两方面都占全了。

老爷爷在孩子过了三岁生日后，开始教他弹钢琴，这使得他的媳妇在忧心之余大加苦劝，认为以他地位之尊，随便指导下人的孩子，未免有失身份。

老人不愿意和媳妇正面冲突，就把时间调整到夫人不在家的时刻，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午睡，来听乔逸练习，所以不论是早晨、中午或是黄昏，总是听到琴声不断。

孩子在他严格的督促下，从琴调的音阶练习，很快就进步到初级的拜耳了。

虽然他们不是祖孙，但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却比真正的祖孙还教人羡慕，与其说这孩子蒙受了老人的恩惠，也可以说是老人在晚年中，得到了孩子的安慰。

由于乔逸的关系，乔云在何家，也受到工人们普遍的尊重，她待人和气、通情达理，每个人都喜欢她，有什么困难也请她代为转达，老爷都只肯卖她一个人的面子，但她谨言

慎行，从不逾越分寸。

正当她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，一心希望孩子能快些长大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那天上午老爷爷才起来不久，在花园散了一下步，连早餐都没吃就说头痛，在乔云的服侍下又躺上床。

到了十点多，乔云不放心，要乔逸去看他，他倒已经从床上坐起来，说是好多了，要教乔逸弹钢琴。

乔云怕他太过劳动，直劝他再多躺躺，结果老爷爷生气了，乔云也不敢再劝，伺候他吃了碗火腿麦片粥，就让他领着孩子去琴房。

乔云是在书房里一边抹架上的灰，一边想老爷爷今天天色不对，不但没有精神，脸色也很差，走路也有点摇晃，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时，只听见琴房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她吓得魄都飞了，忙丢下抹布，没命地向琴房跑。

一进去，她就知道糟了，老爷爷像半截枯树般地趴在琴上，白发散乱着，乔逸正在拼命推他，想把他推醒！

“老太爷！”乔云把乔逸拉开，弯下腰看老太爷的脸，他一脸惨白，冷汗涔涔而出，气息微弱，她也不敢随便移动他，连忙叫乔逸去通知管家，自己拿起电话叫救护车。

救护车到了以后，乔云让别的工人暂时帮她看一下孩子，自己和管家跟着救护车到医院去，老太爷才推进急诊室不久，老爷和夫人就都赶来了。

夫人的脸色相当不好，他们今天本来是预备和美国华尔街公司的副总裁谈合作的事，没想到出了这种乱子，但夫人要乔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，乔云还是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
“你说，我爹在教小鬼弹钢琴？”夫人不相信地瞪大了眼

睛，仿佛老太爷的中风全是因为教乔逸弹琴而劳累过度。

乔云低下了头，她晓得从她到何家来作工，夫人就没喜欢过她，果然，夫人当机立断地说：“你不必待在这里了，立刻跟管家领这个月的薪水，别让我回家时看到你。”

“可是老太爷他——”乔云不是想赖着不走，只是她觉得对何家爷爷有道义上的责任，他曾经照顾过她，也好好疼过乔逸，她怎能说走就走？

“怎么，你还想——”夫人怒气冲天地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，但立刻被丈夫制止了，看得出来，老爷很同情乔云，很想替她说两句好话，可是夫人态度太坚决了，他没法子开口。

乔云被夫人那句粗话给说热了耳根，整张脸涨得通红，她现在总算恍然大悟，原来夫人看老太爷喜欢她，一直怀疑主仆间有什么暧昧，又怕她居心叵测，老头子被她煽动将会有对他们夫妇意想不到的要求。

人心的肮脏使得乔云无言以对，她默默地离开了医院，回到何家去收拾行李。

“爷爷呢？”临走时，乔逸还在问：“他好了一点吗？为什么我们不等他回来？”

那天真的童音，一句句地刺着她的心。

“叭——”一辆私家轿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，她抬起头，看到驾驶忿怒的脸，原来她横过马路时，竟然心不在焉的停了下来，差点酿成一场车祸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她惊出一身冷汗惶恐地拉着小乔逸，诚惶诚恐地向着那人道歉，那家伙丢了一句三字经，飞快地把车开走。

“妈咪，你累了！”乔逸虽小却会察言观色，他们慌忙过

街后，他拉着乔云走到一处骑楼下，“我们在这儿休息！”

乔云不由自主地抱住孩子，全身一阵震颤，她曾发誓要照顾这个孩子，只是要照心愿养大他，太难太难了。

一阵绝望涌了上来，她只觉天旋地转，几乎栽了下去，好不容易她扶住了一根柱子，才算稳住了，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街上的人潮及心中的那份绝望，仍使她窒息。

她知道自己一定是病了，破例地拦了部的士，一同到她和乔逸租住的木屋区，她就躺上床，昏昏沉沉地睡下去了。

不久，她口干舌燥的醒过来，她第一个念头就是乔逸到哪里去了，一股恐怖的感觉袭了上来，她真怕——也顾不得头昏眼花，全身火烫，她竭尽力气地坐了起来，大声喊：“乔逸。”

她又喊了两声，可是乔逸仍不见踪影，豆腐干大的小木屋里黑黝黝地，天都黑了，她想。好不容易下了床来，她勉强走到门边，扶着门框往外望，可是除了北风呼啸，远处野山乱水，什么人都没有。

“乔逸——”她拉长了声音喊，那股怕失去孩子的恐怖感又来了，她真恨自己在这节骨眼生病，夫人说几句难听话有什么关系？失去工作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乔逸在她的身边，她还有什么活不下去的理由；难道一个工作会比她的健康和孩子更重要吗？也值得她怒急攻心，一下子病倒！

一阵冷风吹来，吹得木屋的门窗吱吱作响，乔云打了个寒噤。就在这时候，远处出现了一个小黑影，她努力睁大眼睛，果然那正是她的乔逸，咦，他在做什么？为何走得这样困难？

“乔逸！”她心里发急，却一声都喊不出来，好不容易等乔逸走近了，她才发现原来小乔逸抱了太多的东西，所以